

易

意

參

疑

易意參疑外編卷之五

三三乾上

夫揚于王庭乎既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以五陽去一陰以正去邪以盛制衰初足難事故曰決之而已其勢則然也聖人之慮遠故又為君子謀言必盡決之之道斯能成決之之功揚于王庭使其罪暴白于天下而天下瞭然知其罪之不可不決則彼亦不能言辭于天下矣乎號吾同類君子使皆同心戮力而翕然有不可抗之勢所謂扶之者衆也然君子防小人常踈小人伺君子常密故彼罪雖著我力雖齊尚當操心危慮患深而不可輕易交肆也且无諸已而后非諸人苟不能先治其穢而徒尚威武以取快則以力服人未有能服人者也故又當告自邑使吾奉勳光明施為正大絕無憂疑

可乘而小人不得以謀其後不可專尚威武以求勝夫以必去之勢而加以万全之謀則我所以去之者有辭彼所以伺之者无隙由是小人盡去吾道大行而无不利矣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

本卦体有决陰之勢而什其名又因卦德有决陰之善而贊其美和字總承健說柔不是和柔之和乃要合机宜動中肯綮而得其和之謂惟卦有健說之德則以之而决小人也健以斷之固不緩治以失其机說以處之亦不輕動以激其变不猛不縱非激非隨所以决小人者得中道矣不其决而和平向使健而不說太剛則暴悅而不健太柔則廢其能得决之道而和者鮮矣

一說有厉其危乃光也

言既孚號而又能危厉然後吾之所以去小人者幸動万全而君子之道乃為光大也

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卦体五陽盛長若更長而為純乾則陰道乃終而无復遺類吾道有不夫行乎此所以利往也終者陰之尽陰之尽則陽之純而滿朝皆君子故曰利往者快之之詞

居德則忌

施祿及下固是君子及物之德然不可以是為我之德而自居也若以德而自居則失之忌雖有所及而其所及者亦隘而不廣矣本義謂未詳以象傳例无反語故云然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

君子之決小人必恃吾有自勝之道而後可以勝人揚庭乎號

有厲告邑所謂先為不可勝以待人之可勝故其圖謀為全如此初九居下其委任權力本不足以勝之而復任其剛壯前進以決小人是為專尚威武而欲逞于一擊以自快其憤者此即戎則有之而揚庭乎號有厲告邑皆弗之講也蘇子所謂是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勝以死也故曰往不勝為咎京房困于恭顯劉蕡困于宦官初之謂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二所謂健而說決而和者惕則其為謀也豫號則其為力也集以此決陰小人无可乘之隙矣以有戎勿恤所謂有備无患也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天下之最可慮者名為治平无事而其害有不測之憂小人之謂也九二有戎勿恤以小人為不足畏者蓋以九二得中中則

決之有道而惕號无所不至小人自將畏服之恐復矣復何患哉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上是決之太暴下是決而和也三以過剛不中而當決時是欲決小人而專尚威武所謂不勝其忿而欲逞于一擊者以此決陰祇以兆禍耳故有凶然三在衆陽之中獨與上六為應其勢不容不決顧其決之何如耳若能果決其夫有真象要決小人心則雖暫與之合而為喜類所愠然終必能決去小人而无咎不犹愈于壯頄而凶者乎夬決是我的心若濡是我的迹有愠者以迹而疑之也曰无咎則心果能決而迹不足以累之矣有愠无咎謂弟可以避嫌而不為曰終无咎則始之愠不足言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九四亦是君子當決之時君子本該去決小人但四以陽居陰
无剗決之才又不中正无養重之德故居則不安欲與衆陽競
進然行則不進不能決以成功故為臀无膚其行次且之象為
四謀者當何如但當讓君子前進而我隨其後衆方揚庭以声
其罪我則從而和之衆万呼號以集其類我則從而應之則因
人成事而次且之悔亡矣與其先迷而失道孰若後順而得常
與其競進而无功孰若從上而獲吉為四謀者无出此言矣但
恐當決之時銳進之心勝退讓之風微雖聞此牽羊之言未必
能信也信斯言也則其悔亡不能信斯言也則其行次且矣信
否之間而得失之係焉可不信歟

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惟其好進之欲有以蔽其本心之明故不能審于听信之宜決

于從違之路而牽羊悔亡之言未必能信也此惜之之詞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五近于上是以人君而親近于小人陰柔邪媚得以入之殆不能无比昵之私陰邪之累矣故象如莧陸然五陽上陰其類則不同矣故戒占者誠能果決其決不係私愛而又合于中行如所謂健而說決而和者則小人終當決去而不為其所累矣夫何咎帝于私者或係而不能決果于決者或激而傷于暴故必夬夬中行而後為決之善也

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上中行中字與下中未光中字亦微有別六五果決其決而又

不為過暴則于中行固不為小人所累而无咎矣然究極其心

事而言則于中道未得為光也蓋人心體之謂中必心无一毫

保累死一念勉強然後吾心之中適得吾體而其道光今五之
決小人特以義之不可於公論上去不得故不得已而去之據
其迹雖死所妨察其心則有所係是其心體有未純而于中道
有未粹矣安得為光大乎哉夫子誅意之論所以責望于君心
之純而嚴小人親昵之防也

上六无號終有凶

陰无黨類其能免乎此聖人為吾道大快之辭也

易于剝見剝一陽之易為君子危也於此見決一陰之難為君
子謀也聖人之意深矣

三三三
上下

始女壯勿用取女

復次剝明治生于亂始次大明亂生于治聖人好陽惡陰欲治

惡亂故一陽始生則曰復君期而至也一陰始生則曰姤謂不
期而來也一陰而遇五陽寡能蔽衆是其壯盛能加害于陽者
也勿用取女以去害也蓋小人害正君子引而用之是自貽其
害也冠菜公之于丁謂有明鑒矣曰女壯者忌其盛曰勿用者
蔽其防

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小人害正不可一朝居故君子勿用防其源也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剝過中正天下大行也

此於陰陽中看出好處柔前以陰陽淑慝言此以陰陽之不可
相死者言造化之本獨陽不成始以一陰生于五陽之下是當
天道純陽用事之日而得陰以助其化則燥烈之餘有所滋潤
而品物之長養者莫不形上色上燥然章義以造化以遇而成

功也有德无位則德不能以自行卦体九五陽剛而居中得正
是君有英明果斷之德而過宅中表正之位由是德以位彰而
陽剛時出治道大行于天下此聖人以遇而成治也

始之時義大矣

非贊其大言其可慮者大也一陰始生其勢必盛故聖人謹之
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風以鼓舞万物俞以鼓舞万民風自天而下无物不遇人君尊
居九重勢固不能與民相遇惟王言一布則上情下達而君民
之心始遇矣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一陰始生漸不可長故戒以金柅欲其止而不進也夫止而不
進以小人之貞也能守此貞則言不涉于此貞而往則凶蓋陰

進於陽雖為君子之害然自古未有小人得志而能善其後者
故一靜一動分而小人之吉山判矣可不正欤然小人浸長之
勢已不可遏故以羸豕躑躅曉君子言今日雖殺後來必有得
志之日今不備後死及矣以禍福論小人恐其肆害于君子也
以后患警君子恐其受害于小人也聖人之情見乎辭矣

繫于金柅柔道章也

與小利貞浸而長一意防其漸于悒熾之時謹其微于始進之
日聖人之慮蓋逆知其躑躅之字而先為是以遏之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九二是箇得時君子位與初遇是小人在其管轄中而駕馭之
叔在我故為包有魚之象夫因利乘便則防之甚易而陰邪之
禍庶其免之故无咎使及今不治而機會一失則貽禍他日將

有不可制禦者矣及賓之戒可不慎欤剝之負魚陰從陽也始
之包有魚陽制陰也

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當機會可乘之時正須及時制御義字要分曉中溪曰譬衆漁
之取魚先至者一竿繼而得之後至者雖善漁而利不及彼矣
九三臀無膚其行次且厉无大咎

過剛不中位體無戾者也上下无遇朋類之寡助者也故平居
无樂善之朋難乎其為安矣上行无汲引之士唯乎其為進矣
故為臀无膚其行次且之象占有孤立之患病其死所遇也然
无陰邪之累為其无私遇也

九四包無魚起凶

以淑慝言陽君子陰小人不可有也以貴賤言陽為君陰為臣

不可无也。四象君而初象民，初遇于二而已，非四有矣。民心既去，國勢將傾，階自此起矣。故曰：起山言難，將作也。

无魚之凶，遠民也。

得道多助，天下順之。民未有无故而亡者，今不能繫民之歸而致民之去，則民之遠已實已遠之矣。亡此以責其君。

九五以祀包瓜，含章有虞自天。

陽剝中正有決陰之德，犹祀之堅實。三卦于上有決陰之勢，犹祀之高大。以君子之領袖而防新進用事之小人，如以祀包瓜志欲勝之也。然陰陽迭勝時實為之，彼小人者必先得于其君而自固于天下，使不勝其忿而決之，則禍變作矣。淮當合時章美不動声色，不露圭角而靜以制之，默以馴之，則邪道終有窮。天命終有定，彼小人者終當決去而吾道之春復還矣。有虞

自天依舊是陽明景界也立不作君有蔡子大臣論謂智者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其外以陽浮而不逆于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使不吾疾視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絕故其用力也約而天後患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此與合章意頗合

九五合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中正故能合章使死大運亦則未免露其才華而英氣用事所謂事未成而机先露烏能合章以制之志不舍命謂能合章而不違乎天命也陰陽消長時運之常晦發靜作此正志之能順命慶順天者終有回天之功故有隕自天

上九始其角吝无咎

以剝居上非下人。質又死其世先富厚之力孤立于上誰其
與之故為始其象。口與九三同象。

三三三
坤上

萃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坤順兌悅民與君聚剛中而應君與臣聚澤上于地則万物類
聚也萃之名以此象註作四項說皆萃字上得未萃則精神既
聚可以有事于廟故假廟者所以致其孝于先也萃則人心始
合非主誰其統一故必見大人然不可不貞者恐其聚而為亂
也系之時其用可盡故用大牲而不為過修萃之時其道可行
故似往而不為妄動占者有戒逐句可推前庵天程式謂假廟
以事神見大人以事君用大牲就承假廟來攸往就承見大人
來上下連續亦好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

下非順而上非說君民渙矣非聚也上不下交而下不上應君臣睽矣非聚也惟卦德順以從君說以先民卦体君以剛中下交臣以虛中上應一則元后黎獻共為一心一則元首股肱相為一体此大道為公天下一家之氣象也不其聚乎故為萃

假庙以孝字作主見大人以正字作主致孝以享只是聚己之精神聚出于正故見大人而自无不亨雖不復解利貞而利貞已了然矣如張良為韓報仇便是聚以正所以後遇沛公一見而功成志遂却不是亨

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天命主理言當用而用當往而往一斷于理而已故曰順天命若非萃之時而必用大牲必有所往則非順理之為矣於此見

損之二筮非儉也萃之大牲非侈也否之儉德非固也萃之攸往非通也皆時也理也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凶去害戒不虞

津潤上行万物長養故有萃象君子於民物萃聚之時太平寧謐之時而凡禮樂刑政所以安內者固无不豫至于武備亦所必除則弓矢素具而器器素閑則不憂夷狄間寇盜竊發吾亦有待之而无患應之而有餘矣天生五材誰能去兵除戎器非右武也特戒不虞而已如晉之悉去州郡兵唐之議銷兵皆失之矣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初與四為三應本有相孚之義者但有二陰所隔又陰柔不能固守故有孚不終以至妄聚而苟合是其咎也如之何而後其

咎可免若能知孚之不可不終志之不可或亂呼號正應而求與之萃則其一時所為未必不以從違靡定之故而貽笑于妄求妄萃之徒然號之者正也笑之者妄也誠能无恤于人言不奪於群議而必往以從上則有孚克終而所萃非亂矣復何咎哉又有妄萃之愆聖人示反正之術以戒占者一握為笑句正以見人言之不足恤而守正之不可不堅也

六一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二應五而雜于初三二陰之間若繫二陰則失九五若獨從九五則失二陰皆不能得中而无咎必牽引二陰以上萃于五則有以人事君之善而无為邪離群之嫌吉且无咎矣然人臣能厲質于君不能使君之必用犹之致享于神不能使神之必歆所願以格君者恃有孚誠焉耳又二以虛中上應而五以誠實

下文是其誠以事上而有以感格于神雖薄物亦可以祭故又為乃利用禴之占焉此又上以人事君下以誠格君當相連看引吉无咎中未变也

人臣无忠愛之心故不能以人事君六二所以能牽引二陰以上萃于五者由其虛中之德上應而不變徇君之志許國之心不以筮仕而專不以宦成而怠故能薦賢為國引吉而无咎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陰柔不中正而求萃則无以取重於人上无應與而求萃則又為无端而往故人莫之與而其萃嗟如所謂徒自嗟嘆而已萃何可得也既无所萃何所利哉為三計者惟往從於上庶亦免孤立之患而嗟如之咎可无耳但困然後往既非相求之風心復得陰極无位之爻終无相助之大益故可羞吝然以應相求

分也亦理也既无所率不往從於上更將何之故理所當從者非所恤也

往无咎上與也

往无咎何也蓋三與上為應三惟不求則已如其從往于上則上以相應之義而應相與之情必當與而受之故可以有率而免嗟如之咎也

九四大吉无咎

上比九五與君萃也下比衆陰與民萃也固為得其萃者然以陽居陰不正能无和媚之嫌乎故必以道事君不枉道以從欲以道治民不違道以于齊然後心事光明上孚下從而臣責塞矣乃可以无咎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五以陽剛中正居前之位是有元永貞之德而德祿六位者也故
人无不孕无咎若占者居是位而人猶有未孚者是亦吾德之
未至也故當反己自修必有元永貞之德然後可以致天下之
孚而其悔亡矣元永貞永即元之永貞即元之貞元永貞即所
謂陽剛中正也

萃有位志未光也

既言萃有位而從曰罔孚則是君德未純民心未一王者无思
不服之志當不知是也豈得為光大乎故言此以責其君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此不是空自憂懼有驚戒修德意思操心危慮患深務必恐懼
脩省以改其前行之非而求以致人之萃則危者使平將不終
于无萃而咎可免矣

三三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見大人以方升之時言南征以既升之時言方其升而見大人也則得以遂上下之交而无用憂恤由是既升而前進有所施為究竟自然得君行道而无不吉矣南征有向上之意是進去建功立業乃見大人後一步事

彖曰柔以時升

專重時字夫進當其可之謂時先時而升為冒進後時而升為失時卦自解未柔本居三今以時而升居于四是以愷悌之德當亨嘉之會逢机而進乘時而出不先不後升之善也故為升君子不能為時能不失時而已

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蘓子嘗謂君子之欲得其君既度其君又度其身君能之而我
不能不敢進也我能之而君不能不可為也與順剛中度其身
既能之矣六五下應度其君又能之矣是以元亨而利于升也
內巽是內无欲速急迫之心非皇匕希利達者外順是外无冒
時于進之失修乎天理順乎時宜非壯趾奔競者此皆德之利
於進也又卦体剛中則剛發正直而其具又在我足以有為者
也縱未與順剛中是有可進之德六五下應是為君者又好善
忘勢而致明揚引用之誠此机会之利于進者故其占大亨
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此所謂得君行道也見大人而勿恤則外比而膺晉接之寵作
賓而被觀光之休豈不大有慶乎南征而得吉則行義而得遂
隱居之求薰善而不失歲修之望其志豈不大行乎

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順德即先慎乎德之慎天理之在人心猶木之在地中可得其養无物不長苟失其養先物不消所謂山不人心其理一也故必收斂謹密以慎乎德念之謹審事之謹審使吾心之德由小而日積以至於崇高由小而日積以至於廣大積是積累積集日新月盛之意始之為德之小此慎也積之為德之高大此慎也慎是徹尾徹首工夫積字自慎字來積小高大雖是慎之自致然慎固未嘗不存者德頃日一要進一日不進便是退也

初六允升大吉

據初六之才似不能升以其當升時而巽以從陽故二陽挈之而彙征牽復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所謂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也其升必矣占者如之則信能升而大吉

先升大吉上合志也

當升之時二陽志在上進初六巽於二陽而與之合志則藉其汲引之功以行其南征之志上可以致君下可以澤民此所以能升而吉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二以剛中而上交五以柔中而下應是其信以感君而君心孚焉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故卜祭者有其孚說則雖薄物亦可以致神之格矣蓋有其誠則有其神否則神其吐之矣能无咎乎

九三升虛邑

三以陽剛之具當可進之時而又上臨於坤其勢易入故其升也沛然南征之利如虛邑然可為吾道幸矣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六四以柔居柔升於坤依順之至誠之極也故王者以誠而享于岐山則有福履之綏无慢神之失吉无咎

王用享于岐山順事也

四以順而升是所謂積其誠意以上通於神明也順有至誠之義順事有誠通之義誠以事神无不格王之所以用享盖取諸此

六五貞吉升階

五君位也君道非貞何以致治于天下五以陰居陽有不正之嫌故戒占者必當反身修德以歸于正道德仁義正之存于中也禮樂教化正之祭于治也得吉如升階所謂升斯世于大猷事功不勞而致也貞之效大矣

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貞而得吉如升階則治定功成而大享紆帶盥之愛廟堂什疇
瘵之慮後天下之樂而樂矣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冥升者汲于外不息之貞者汲于內上六知進而不知退
沉酣于勢利而莫之止何所利哉但可移彼求富貴利達之心
以施於本然之正日有孳上而不已乃為利也蓋君子為善惟
日不足小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其不已之心總是一眼故可
移彼而施于此所謂惟狂克念作聖也

三三

坎下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陽為陰掩是一時適遭其窮而吾道正直之氣不得展舒振揚
于天下所以為困素貧賤行乎貧賤而貧賤不能移素患難行

乎患難而患難不能揚慶困能亨得慶困之正矣此惟大人能
之蓋困窮拂鬱之際非素有涵養識見者孰能无所恐懼疑惑
而動其心故曰大人吉无咎困而能亨就是言困而不能亨就
是各有言不信此又戒人之處困者邦无道危行言孫凡處憂
患之際每須善處其用若察然以自鳴好忌言以招人過難
乎免於今之世矣嘗謂內文明而外柔順文王之所以處困而
亨有言不信戒人之用晦而明正欲人之能亨也蓋當困之時
而不能收斂謹默則失其亨而其困益深矣故大人吉无咎與
其能亨者也有言不信戒其不能亨者也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大人吉以剛中也

亨只是處之泰然无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之謂所亨所字要
看得分曉吾心自有一種光明意趣一段通融境界隨他顛沛

流離切吾心之所亨不失不失言不為所累維心亨乃以到中
也困而亨六惟剛中能之剛則不屈中則不倚見得真自不為
事變所惑立得定自不為困窮所移故言貞大人吉非剛中則
不得為大人非大人則不得言困言矣

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窮字自尚字來當困之時其所尚以處困者必知義安命而不
失其亨可也使徒尚口舌而不能晦厥靜俟務為過激之論乃
所以自處困窮耳故以為戒

君子以致命遂志

致命只是拚命幹事非必是殺其身過君父之讎當國家之難
此時此際真頃不有其身拚命做去以成就一箇是蓋論是非
不啻利害論順逆不啻死生標我一身或以援百萬生靈之命

或以植千古恒常之重蓋人惟有所顧恤所以幹事不能遂他的念誠能致命而為則死顧恤而志死不遂矣此所謂殺身成仁舍生取義

初六臂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夫人之處困必智足以現變才足以運用方可以得亨初六以陰柔處困之底居暗之甚是當艱難險阻之地而才不足以有為智不足以現變故猶臂困于株木不能以自安沈久于幽谷三歲不覿不能以自通也處困之底以全体言居暗之甚以本體言株木非安居幽谷非明地甚言其困耳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

九二有剛中之德以處困時是能濟天下而居大臣之位者也故其尊位重祿雖足以娛樂于一身然身處乎憂患之域而行

乎利害之途則百責攸萃而身反為其所困矣上又承五之應而寵任方隆則其寵愈隆而責愈重其困抑又甚矣故為困于酒食朱紱方來之象皆困之善者也又到中有孚誠之義上應有感格之祝故占者用以享祀則利若征行則非其時矣有凶道焉然德之可為者在我而其不可為者在時於義終无咎也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當困之時緊不能以死困獨二以剛中之德見用于時則有位高任重之榮而不免有投大遺艰之慮故為有此酒食之困而與諸爻不同也漢末武侯尽瘁相蜀此之謂欵益以凶事為益困以有慶為困爻義正相反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三以陰柔不中正才德俱劣以不能審已量力外不能審時度

勢不善處困而益以甚其困者也故居四之下欲犯四以求進然剛壯如四如之何其能尙進不可進不可來之故也雖有上六之應然終不能自保而正應亦弗我與矣故有困于云之象處困而困及其身凶何如也

九四來徐也困于金車吝有終

初本四之正應然四以處位不當先濟人之才故初雖困于下不能濟其困而初之來也徐也又初聞于三不能去其間而為九二所隔強敵在前先以自進故只為困于金車之象夫正應在下莫之能濟使之困于時而阻于間吝之道也然邪不勝正終必得合始也來徐也終當其來與也始也困于金車終當往遇而則吉矣

來徐也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有相求之心故終有相遇之理雖不當位豈以才之不能濟物而終問哉

九五剝剛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截鼻曰剝傷于上也去足曰困傷于下也五上比上六為豎御所蔽下乘九四為強臣所立吾所用者反為所困矣故為剝剛之傷赤紱之困然以爻為斷中有英明果斷之才卦為說體有區處調停之術豎御強臣欲制馭有道帖然畏避之恐後矣一時雖困久則必亨故又為乃徐有說其象如此其占可知然剛中有孚誠之義以此事神无不格故又為祭祀之吉占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動悔有悔

以陰柔處困極于弱時劣故欲動以求解則才力不及其何能動欲靜以安處則時勢危迫其何能安既全動不得又少定不

得動必有悔无往不困矣占亦頌其悔悟何如耳若能悔而改之去陰柔之疾以成陽剛之善則振拔有為而不終于困矣悔以去悔此教人補過之門

三三三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

為卦巽木入乎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木之根爻深入于坎水之中而水之津液上行於巽木之末得水之精於上之濡以土之潤為木之華猶井水左下而上行也有井之象故名井卦辭專論治法上有萬世通行不得與民變業者犹井之不可改也其或制度文為有行于此而不利于此宜于古而不宜于今者則與時宜之可也猶邑之可改也為治者誠能遵先王之法守經常之制而不輕有所變革便有此斟酌損益亦不過其弊之

當葦法之可更者耳如是則於舊法无所增損而人人得以
之世也得以守之犹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而往者來者皆
其井也然致治以法犹汲井以甕也者汲水之具法者致治之
準使遵守常法而或以苟且慢易之心棄之所守不終而紛更
或继犹汲井乃至未及綆而敗其甕則功雖垂成亦終必敗而
已凶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此什井之名而因及其用井之為井本水在下而出之於上者
也卦以巽木入乎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則是地中有水也之
津液上升凡木之生枝生葉都是這泉脉上行蓋木之根莖下
着土膏故土之潤上達而為木之華是犹井水在下而汲之上
行也井之得名蓋以此井不動而及物其泉混混有以為烹飪

灌溉之用於凡往者來者皆井其井而先有窮故養物之功大矣井之為用蓋如是因其名而及其用則不惟知卦之為卦而又知井之為井矣

改邑不改井乃以剝中也

陰柔不能固守過剝喜于有為皆非善守法者也卦之九二剝中是得臣道之純者九五剝中是得君道之純者剝則德性堅強中則充養完粹深畏過暴之失奉不足以累之故能監成憲率舊章當因而因不少紛更煩擾也改邑不改井以

君子以勞民勸相

井養万物而不窮君子者萬民之所賴以養者也民之失養其誰之辜故必行井田教樹畜以慰勞斯民而又勸勉以相助之道使之彼此賙恤而死一民之不遂其養也勞之自我者以君

養民功之自我者使民相養勞之不已又從而功之以愛人无已之心容保无疆之治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陽剛為泉上出為功此井六爻之大義也初六陰柔不泉居下无位既无淵泉之溢終何及物之功故既曰井泥又曰舊井既曰不食又曰无禽初之无体无用甚矣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上是惜之之辭下是期之之意三以陽居陽剛德之純者也在下之上則從未離乎下者故雖淵泉內蘊有尊主庇民之略然王明未過井養未行有其德而莫之試待使與論訟嗟知已稱屈而已然君子不患時之未遇而慮德之未立三既養之有素可用以巽敬三敵霖而天下從井之可用以汲者使遇明王者

必將卒而用之則其道大行而名實加于上下君民並受其福矣豈終不食而已哉則其不用而又期其必用蓋為三之德不當見弃于時故泰上之意如此

井渫不食行慚也

言无干預的人亦為稱惜以見天下人心公論也

六四井甃无咎

三在內卦渫井內以致其潔四在外卦甃井水以禦其汚四本陰柔不杲然柔而得正為能反身修德不混于濁世不汚于流俗故雖无上出之功亦不失為清修之士矣无咎

井甃无咎修井也

六四乘順得正其洗心浴德以之自治則有餘若言其經世翼民以之澤物則不足然已无愧于修修之道矣故曰修井也

九五井冽寒泉食

五有陽剛之德井養之具在一心居中正之位井養之功在天
下故象以井冽其体裕矣象以寒泉食其利溥矣

寒泉之食中正也

中正以時位言雖有其德苟无其位雖寒泉而不為人食矣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以全体言上出為功以坎体言坎口不掩足能普其勞民功相
之功大其井養不穷之惠人、被澤在、蒙恩者故犹井收勿
幕然天下无、体之用无不出于道德之功業上言井收便是
有泉可汲便是井之有孚矣故占者必須涵養精純修治完具
使吾实德之存、真有時出而不穷者則源深流長自然功及
于物知井收勿幕而无吉矣否則出之无本尚安有濟物之功

哉

元吉在上大成也

元吉以澤之所及言大成以功之所就言恭道以万物得所為極致今於井養之終而得元吉則博施濟眾為聖人功化之極民胞物與為儒者功用之全事業至此大有成就矣豈曰小補之哉

二二三 變上下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百姓之愚可與習故難與更新故以理勢度之初革時人未之信必待已革之日事久論定然後人心始孚此可見革之難也然事有不容不革者二顧人情不得但要董得停當如卦德文明以灼義理和悅以順時勢凡所革者皆必大亨而合于正則

雖未信於初亦必見信於後而其悔亡矣子產變法于鄭與人始而謗終而誦已日之孚可徵矣

豕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火燃水決勢不相容則以生息之故少上中下志不相得則以倫序之乖均有相革之義故名革

巳日乃孚

其悔乃亡

文明是未革時為能察事理酌時宜先見得當革與不當革處說是初革的時又能隨事順理因時處宜從容和緩可革方革初不急遽妄為故其所革者皆大亨而得其正既亨且正則革死不當矣當考合天理而順人情之謂變化宜民變通尽利又何不信不從而其悔有不亡乎

天地革而四時成

時義大矣哉

天地間不過陰陽二氣之流行而已陰極則陽生陽極則陰生
陰陽交換故見時寒時暑而歲序成夏商末造天俞人心廢亂
故湯革夏武革商上順乎天而天俞為之維新下順乎人而
道為之丕變夫天地以革而定歲非革則造化或几乎息矣湯
武以革而定俞非革則治化或几乎窮矣革之時大矣哉

君子以治曆明時

天道人事關於四時七之所係大矣不治曆以明之何以欽若
昊天而敬授人時也於是制為曆書惟日月星辰之度以定其
中氣節氣之分也盈虛消息之數以定夫二分二至之候則氣
朔不差寒暑不忒而四時之變无不明且尽矣是故明此於上
則可以敬天而勤民明此于下則可以因時而起事

初六鞶用黃牛之革

革而不當非中也革而以驟非順也革言中順之道只是不妄革不驟革而已初雖當革之時然居初則不當事任无應則莫與獨成故但當以中順自守而不可輕有所為革用黄牛之象占者亦固守之而已聖人之於變革其謹如此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柔順文明即所謂文明以說有其德矣有應于上其权在我勢又可以革矣然變革之事非得已者不可以處故必從容慎重擬議于巳日之久必舊政不可一日有新政不可一日无然後因時立政而改革之則革而當其悔乃亡有更化之善无紛更之失夫征謂往革吉无咎只是革而人信之也

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行有嘉即征吉无咎卦辭巳日乃孚言巳革之日此謂巳日乃

事勢已迫而不容不革之日也義亦小異

九三貞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革之道貴審而不貴驟文王係革之辭開口就說已日乃孚誠有見于革之惟也文明以說斯革而當三以過則不中非說而順矣居離之極反傷于明矣故其占為直往而革則凶雖事在所當革者亦不免于厲所謂不信不通也然其時則當革矣但能詢謀咨訪區區商確酌乎古而準乎今參諸人而審諸己謀革之言直至三番結袞成就則始而非者終而是之始而疑者終而信之亦為有孚而可革矣革言是商量議處稽審輿論而不自用也至于再至於三則慮无遺策事无餘理而致審矣豈復有所加哉故曰又何之矣

此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以陽居陰是承積弊之後宜有悔有然卦已過中又當水火相
息之際乃革之時而四水剝柔不編又有能革之德者故占者
有是德而當是時則墜緒可尋而理弊端可掃而去而其悔亡
矣然變革之道非得人心之信不可故必以吾心之誠上格乎
君下感乎民而上下相信然後與時宜之而更其命令則改絃
易轍之規模无非與時更始之能事庶可以獲吉耳向使未孚
而革吾恐群疑騰壅物諒朋與弊未去而厲替作矣悔可得亡
手

改命之吉信志也

改命之事人所易疑上則畏之而不信人所易疑上則玩之而
不信不信而更解能善矣四則信于人者素厚上焉志通于君
君信其更化以善治下焉志通于民下信其通變以宜俗此所

以改命而吉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陽剴為革之主以自新也民之極而當順天應人之時故能革
命以有天下皇猷帝制文德武功翕然改視如虎之希革毛毳
而文章外見也占者得此有未易以當者必其未占之時規模
預定人已信其有今日之設施經綸素具人已必其有今日之
功用乃足以當此耳

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大人轉移世道如虎之變則重是一番世界禮樂刑政煥然聿
新制度文章燦然齊奉其文豈不炳乎可觀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心山居貞吉

革道已成是當重熙累洽之日矣時此際正比屋可封世界其

在君子則比善敏德而光輝外見如豹之變矣其在小人亦皆畏威遠罪收斂形迹雖未革心而已黃面矣夫君子小人皆有維新之化治通至此不容更有所為况上六之才又非可以有為者故戒以屯凶而居吉言不利于革而利于无兩革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禮樂教化昭于天下文炳之文也儀言動著于一身文蔚之文也君子豹變內與外一自然成文小人革面則雖未必其心術之皆純然已改行而易轍矣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鼎元吉亨

下陰為足以其介植也二三四陽為履以其中實也五陰對峙故為目上陽橫貫故為鉉陰趾陽腹五耳上鉉鬲之體三夫以

木與火而致烹飪之用行矣此鼎之由名也卦象有德卦變有位卦体有輔人君備以主器吾見經綸調燮上可以凝天命下可以係人心固大宝於无虞莫神器於不叛故其占為元吉

聖人烹以享上帝

聖賢

形象以具烹飪已行固鼎之所以得名矣然因其名而推其用殆不可以烹飪而小之也今夫聖人以一身而主天下之重器上思所以凝天之命故必有享帝之大典下思所以係人之心故必有養賢之盛本二者本行固皆以一心誠敬為主然享帝用饋養賢用饗殮牢禮皆必藉鼎以烹之是明德之馨恭敬之異雖不專在于鼎而實以鼎而將者也享帝且然凡百祭祀可知矣恭賢且然凡百燕享可知矣鼎之用其大如此豈可以

正而忽之哉

賢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大亨

巽則中心和順而入理義之淵微耳目聰明則聞見昭融而極
事變之通達此君德之純者也卦自巽來陰進居五是徵柔之
主涉元后之尊天位隆夫六五得中下應九二是虛中之君礼
陽剛之助允良佐夫夫不徒有位而又德以居之不徒有德而
又賢以輔之則陰陽變理化育誕敷重器可保于不墜矣故曰
元亨

君子以正位凝命

正蕙棗裡言齋戒神明內之正也整齊嚴肅外之正也以此立
極則有以凝天休而不至墜厥命矣君子以正而凝所受之命
犹鼎以正而凝所受之實楚子窺鼎王孫歸德其曰德之休明

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殆知黜命之意者

物大鼎顛趾利出否得妻以其子死咎

此爻象中取象顛趾出否是象初之應四得妻以子又象顛趾出否初象為趾以初應四有顛趾之象然於分雖顛而舊時否惡之積或因是以出以滌舊染之污以取維新之善是顛反為利也從之良人不偶于妻于禮雖顛而因以得子則為利矣占者如之則因敗為功凶賤致貴此所謂乎中之得復何咎哉

辨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居下歷上於分乖矣然可因以去其惡則越分所以取善爻上所以求益亦未為悖也所謂利出否者以九四陽剛為貴初九居下而上從虛心以受其益在己以資其善從貴之義也蓋美惡二者不容並存既離取新則不安下而求上既能舍舊則必得

乎新矣

九二辨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言

以剛居甲天德在我辨之有實者也然初六陰柔九二近之是為我仇而有疾者但一以剛中自守壁立萬仞之操有以絕其淫朋比德之黨其何能即之占者如是則以道自淑而不失身于可賤何吉如之

辨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有德而不慎所與則匪人之比不亦傷乎故交必擇士事必擇人而慎其所之也惟慎所往則甜言逆小人而小人自不能近又烏得而免之故曰終无尤明守身之效也

九三辨耳聾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臣之行道也以君循辨之奉實也以耳三居於腹之中而具陽

劉之德如鼎有雉膏之實也然以過劉夫中越五應上又居下之極度革之時孤介以為貞遺世而獨立不自知其長往之非而偶於避世之士犹鼎耳革而其行寒是以抱負徒存膏澤罔究而為雉膏不食也然以陽居陰終能反之於正而以正自守固不枉道求合亦不果于忘世則君臣有相過之期抱負有經綸之日方兩虧悔而失君長往之愆非其初矣占者如是則得君行道而正位凝命之化可弼其成矣吉

鼎耳革失其義也

君臣之義不可廢也三越五應上所謂不仕无象者矣

覆公餗信何如也

亦君先實其言自獻其君以成其信君之委任臣之期許莫不以正位凝命致治保邦之業為信四既敗乃公事則相期之信

而今果安在哉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六五有虛中之盛德而應九二之堅剛得賢臣以為之輔犹鼎黃耳而貫以金鉉也占者吉亨不假言者但利于任賢勿貳无表裡終始之間而已盖五有中德本无不貞利貞以戒占者鼎黃耳中以為實也

中德在五至于充滿而積實不偏不倚存之為实体无過不及發之為实用此其中以立極而化中之治將達于天下所以取象于黃耳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上承五以宣化犹鉉貫耳而率鬲者也然以陽居陰剝而能温正直忠厚並行而不悖強毅和易時措而得宜如鬲之鉉而以

玉為之者占者如是則輔理謀猷美善無至施為化理卒措皆宜大吉无不利

王鉉在上剝柔節也

節者節宣而不過之謂剛而不節則暴柔而不節則懦九陽在上是為居陰其德參和不偏而發揮于治理自莫非剝柔並用之道發皆中節卒无太凶此所以比德于玉欤

三三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々一辰驚百里不喪匕鬯

陽之始生有震動奮發之意二体皆震故其名不易焉危者使平易之道也能震則自有亨道故人於平時誠能戒惧修省為難于其易而大于其細如事變之來而兢兢然危惧則以危入者以安出福履雖綏而六言自如矣雖有事變之來極天下之

可憂者然吾貞一之操堅定之性自有鎮重而不挽者必无所
恐惧疑惑而動其心如雷震驚遠悞迹而主祭者自不失其常
度也震亨之象如此堯舜魏之事業皆自兢上中未知悞則安
其理然也

震來虩上恐致福也笑言上後有則也

震未虩上雖未即能獲福然敬慎不敗乃所以致福也若謂死
傷其禍將長若謂无害其禍將大矣笑言上者蓋以恐惧之
後事變已然裁度之有成筭區處之有常法故能送客之樂不
失其則有則上安而不悞矣

震驚百里驚遠而悞迹也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以為祭主也

此以天威之大喻事變之大者雷動域中遠者卒聞而動于外
近者駭听而場于中此天變之最可畏者使事變若此其可畏

亦甚矣當此遠迹驚惧之時長子主祭而不失七幣則其所養定矣此其持重之心真足以擔當天下之大事鎮靜之德真足以主持天下之綱常以此主祭而為宗廟社稷祭主必能衍宗社于无疆矣不亦可乎此承長子一事而贊美之非豕蹄本意君子以恐惧修省

震不專指天變恐惧以啓修省之端修省以致恐惧之實身心交致君子所以弭變之道也恐惧者无敢戲豫无敢怠荒戰兢惕勵而所存者莫非敬天動民之心也修省者修吾之慝省吾之愆省察克治而所行者莫非敬天動民之事也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々吉

以下体言成震之主能戒惧者也以全体言處震之初能豫于戒惧者也故其占為恐惧修省則憂勤于始而逸豫于終其吉

可知矣

六二震來厲億喪其趾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以柔柔剛是有所以凌迫之者或過強梁之人或當艱阻之事
柔而處此能无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故當震來而危厉且因
危惧之主而喪其貨貝以升于九陵既遠引而退避復觀望以
處安益不止危厉而已然以其柔順中正持重謹密有所存而
能不忘堅忍寧耐有所理而能不乱一時適遭事變不免恐懼
惶惑後采時過事已終不失其常度而所喪者將不求而得矣
億喪其貝不喪七毫正相反昔人謂有墮甌弗頌之達皆有去
珠復還之理六二柔順善于處人中正善于守己其始之危厲
而喪其者一時事變所迫或不能不失其常然柔順中正終是
有王張的人故後來圖回處置而終不失其常度矣

六三震蘇也震行无眚

當震時而居不正是復危處變化不能恐懼修省而為行險之行所謂安其危利其菑樂其所以忘者故患日益深而志愈精神且消阻而渙散矣蘇也言不能立也此非改行其何能淑故戒占者能因懼而改行去不正以歸于正則以危入者以安出終可以无惧矣

九四震遂泥

遂者无反之意處柔失剛健之道居四无中正之德又陷溺于二陰之間載胥及溺不能自振程傳所謂處震惧則莫能守欲振動則莫能奮故震驚益甚遂之泥而不復起矣

震遂泥未光也

居險能動則出乎險之外矣若震而遂泥則終于曖昧局促豈

復有光明景介乎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以陰居尊既无濟世之具又處震時且當危急之日故臨事多危往來皆厉无時而不震惧也然以其得中則雖不足于制變之才而實不虧其自守之善故國勢人心犹未至有土崩瓦解之患且資理興邦之策補偏救弊之功或得以振起而作為也事者自震而有為喪者因惧而失守既无所喪必能存焉矣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陰柔處震才不足以制變宜其行之危矣其所以有事者以其在卦之中德犹足以自守必能恐惧脩省以為武功文德之圖天下事尚何為也故言大无喪豈止无喪而已哉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隣无咎婚媾有言

陰柔處震極无以制變故其氣索如其視矍如惕于中而形于外危懼之甚也其凶必矣然此由其不能早見預待以致禍耳誠能恐惧于未震之時脩省于在鄰之際豫嚴桑土早俗衣袂則先事有備後事无患矣然防患于未然固可以免切身之禍但時處于震極終不免於言語之傷然不足為咎也不震則凶于隣无咎可見備之不可不早矣

雖凶无咎畏隣戒也

防之于未然者易為力制之于已然者難為功戒方在隣而我先畏之則必不入于畏矣弗畏入畏凶其能免乎此豫之道也

三三
三三
限下

畏其背不獲其身行其處不見其人无咎

天下之道莫不有止也。所當止，須主靜工夫。做未誠，能會道于止而約之，以心求止于心，而主之以靜精，以請其純，一以踐其實，而於天命人心之精微極致處，有以止其所而不遷，則止于所當止。如人之良，其背矣，夫止于所當止，則心與止為一，而止之外，无心上之外，无物。故見靜而无事之時，則渾是一團太虛。純是一團天理。廓然太公，更不知吾身之有嗜欲，而凡身之視听言動一付之无心，而不動于形氣之私矣。蓋只見道理不見自家，故不有其身也。由是動而接于事物，亦惟太虛之流行天理之順應。隨他事到吾手，一推以當然極致之理，處之闔闔經叔。惟理是主，而凡人之毀譽予奪皆所不恤矣。蓋只見道理不見他人，故行其庭不見其人也。夫內而忘己，心純于靜，上固止也。外而忘物，心純于動，上亦止也。動靜皆定，內外兩忘，則无一

時一事不合于理有以尽已性而立人極矣復何咎哉先儒謂
看一部楞嚴經不如看一艮卦周子之主靜程子之定性皆在
艮卦依貼出來

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艮者止于事理而不遷之謂時乎當止則止即其當止之所也
時乎當行則行即其當止之所也誠能時當止也則萬感俱寂
心同太虛而无心其止固以時也時當行也則物來順應情順
萬事而无情其行亦以時也夫時行時止而不失其時則動靜
皆定而本心融融心之全体无一毫私欲之蔽心之妙用无一
毫物欲之累虛明洞達而顯揚昭著盛德大業自有不可掩者
矣其道不亦光明乎夫止以其時止固止也行以其時行亦止
也此可以觀艮止之象矣

民其止止其所也

人之一身惟背為止物也。二來各有當止之地是其背也。誠能
以靜為主而於人倫物理之一極知之明守之固而无一毫私偽
以雜之則所止者莫非天之心人心之正而為止其所矣。蓋孝貴
于能止而止之必以其所止為得所止之道也。

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無以其身行其處不見其人。无咎也。
此以卦畫言之。卦之上下六爻陰陽各以敵應而不互相為偶。
有各止其所之義。夫惟能止其所則天理為主而物欲不行。是
以靜虛動互忘已忘人而可以无咎也。

蕙山民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兩山並峙各止其所。有艮之象。天下萬事萬物各有當止之位。
位者義理當然之極。隨時隨分而各有在者也。人之不能止者。

弗思耳君子必求諸心而思止於其所如耳目則思聰明之德
如父子則思慈孝之道其未止也思以歛廢止焉其既止也思
以安汝止焉則所思皆道所止皆道而自不至于出位矣君子
止于其位而必着一思字可見求止工夫全在心上做起故曰
民之齊心齊也

初六民其趾无咎利永貞

質本陰柔有貞靜之守時居艮初正時止之日故能以理自止
而牽履之不妄者也既止于理則行无過牽又復何咎此固為
得正矣然陰柔雖為能止之質但陰性恐非同守之資故又戒
以永貞言當止于其初尤必守于其後艮止之操執之以終身
可也

艮其趾未失正也

當止而止此三之所在也止于其初慎動而不妄則不失其正矣此其所以心谷欤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腓躁動之物二當其處而居中得正為能制心制事而動履不苛者也故為艮腓之象於己善矣但二之與三本有相隨之義則當有相成之善者也然三以過剛居上二以陰柔居下不能往而拯之過莫與規善莫與功則危而不持顛而不扶焉用彼相三之不感二亦與有責焉是以其心不快不拯其隨未底聽也

進言在二听言在三七既不能虚心以受善二亦无如之何也爻專谷二象兼谷三亦交發之象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厉薰心

限是一身閑要處所不可止者也凡止之道貴乎順時之宜而不可膠于一定凡三當限之嚴而以過到不中處之知止而不知變不能因時以順動隨事以處宜所謂執一不通膠固不達者如此則物情膠絕事体乖離用於心橫于慮不安之甚不止不快矣故其象如此

六四艮其身无咎

六陰爻有靜止之德四陰位當靜止之時故能時止而止而不妄動以逐于物歛此身之主於退藏之密約此身之動于有主之虛不與事而紛紜不隨此而膠援長其身也如是則靜而不失其時私欲不撓而其適之明矣又何妄動之咎

艮其身止諸躬也

躬即身止即艮所謂以訓之什爻詞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言中倫謂義理之次第此所謂序即倫序云五當輔處而以陰居陽似不死口以過者然以其得中心木安靜而言不妄發其彰諸要訓猶諸渙汗者莫不中乎時宜合乎義理故為艮輔而言有序如此則言寡尤而其出不悖其來无違夫何悔

艮其輔以甲正也

心定者其言安以舒以其得中故內斯靜專而言不妄發上九敦艮吉

此艮字與卦同以陽到居止之極德性堅定真積力久故能動靜各止其所而終始不渝其心敦厚于止者也如以則德盛仁熟而其道光明殆止之最善者故言

敦艮之言以厚終也

昧于所止者不足以言良鮮克有終者不足以言敦上以陽剛而止極其操存也固其涵養也熟厚于終无間于始此止之純篤者故曰敦艮吉

三三
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

卦德下止上巽其未進也能自止而不求進其方進也又巽順而不苟進故名漸進以其漸莫如女歸故占者誠能上進以漸如女之歸焉則其進也以礼其出也不苟可以有為而得吉矣然謹于進止之間而或不能審于出處之正者亦有之矣如岑穆有羔羊之節乃後梁冀之辟龜山一代大儒亦應蔡京之召雖非不漸然亦非正矣始進之初大節攸係故又以利貞戒之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

凡爻當位者謂之得位卦自渙來九進居三又自旅來九進居五皆陽上進而得陽位也進得其位則建功立業之本於斯而植必足以濟世而成功矣所以然者何也蓋陽得陽位則是君臣之進皆得其正君以正而立極臣以正而調元則治本端而萬化出以此正邦而百官萬民莫敢不一于正矣不其往而有功乎進得位就是正但上就爻位說正意未明故下發出正字以見得位之所以有功得位以正貞也正邦有功則貞元不利矣

其位剛得中也

承上文卦變固有得正之義又卦體九五以剛居中則其本諸身指諸政者一皆剛而不過感而不猛有發強剛毅之善无太過不及之差君道之中者也中則无不正矣故利貞

止而巽動不窮也

上曰漸之進也只釋卦義而已未發明所以為漸也故復推之止則未進之日恬退无求巽則方進之時舒徐不苟夫既自重而无求進之心又慎動而无妄進之失以此尚往必能得位而有功進正而化邦矣其動寧有穷乎卦名以漸蓋取諸此

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木以漸而高有漸之象居德者以善自淑善俗者以德及人德必積累而後成俗必漸磨而後善故皆以漸為貴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否而有言无咎

始進无應是孤臣在下而未獲乎上者故有于干之象占雖厲而有言然時位使然不以為咎聖人之不急于進也如此洛陽少年不善處穷則失二十之義矣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以柔順中正之德漸進于上而有九五之應德高而位尊任事而祿厚居之无疑享之无愧如鴻漸于磐而飲食自適也占如六二則祿與位之俱隆且將化能善俗功成正邦矣其吉何如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或无德而倖進或无功而驟過則祿不以道難乎其能安矣二以德而致用又以漸而上升其祿以道亦何愧哉此所以衎衎也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過剛不中而无應其進也剛愎自用冥行失宜人莫之與无以安其位矣故為鴻漸于陸其占在六夫則恃壯用罔人心乖離非所以自全也故征行不復在婦人則陰陽失和无以成其生

育之功故雖孕不育此占之作內作外无一可者凶凡此皆過
剛之害然自處貴柔禦暴貴勇使以此過剛而禦寇則威以制
變勇以備奸庶為利耳若以此漸進則豈宜哉

夫征不復離群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俱作推原說征不復者以其剛壯自用遠衆往左與群醜爭離
適之以殺其軀而已故雖征不復孕而不育者以其陽盛陰微
有傷太和而非生育之道也順謂與人同心協力以制禦寇則
有以奮折衝之威鼓三軍之氣相與一心戮力以相保護而寇
不足畏矣若剛不足必先自潰何相保之有

九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以陰柔而乘九三之剛是其質本柔而或遇強梁難制之徒或
當艱危難處之事知之何其能安然以柔順而居異體順則不

忤于人情異則善察乎事理或能匡處回而消弭其患是雖
所遇不善而終可免虞也故象如鴻漸于木或得木中之楸而
稍安者占者如之則始雖危而終得所安矣何其咎
或得其補順以災也

四体柔順又居巽体順則謙冲和易巽則沉潛鎮密故能善處
事变而得其所安非順則每于事非巽則踈于謀其能轉危而
安者鮮矣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陵者居尊之象然君待臣以弘化猶夫待婦以生育六二正應
在下而為三四所隔小人間君子故无輔而處勢危三歲不孕
之象也然二五正應三四妄求後未數穷理極則二五終必得
合而三四終莫之勝矣占者如是則上下交而德業成可以正

邦而有功矣故吉

終莫之勝言得所願也

得賢以弘化人君之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二五相應則君得臣而万化行夙昔之願酬矣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

上九漸進之極真飛遐本超然物外而不為世用出于雲霓之上者也此高蹈之士居无益於世者然清風高節有以起弊而維風潛德幽光有以庶頑而起懦為世典刑而不為无用如鴻羽毛之潔足為旌旄之用者也夫以道德為先而不以爵祿為榮出乎人位之外而有維持世教之功其吉宜矣

其羽可用為儀不可亂也

志慮高潔而功名富貴不足以累其心故其志可則使志可得

而亂又安可用為儀哉。巢由脫迹首陽高卧。只看他何等脚根。何等氣節。

三三
震上

歸妹 征凶 无攸利

漸言女歸此名歸妹。言婦在妹所以別於女歸也。以少從長以悅而動是女子情勝而不復計其匹偶之宜。禮聘之勤所謂男女之正。婚姻之時。昏失之矣。故卦名歸妹。卦已非正而况卦之諸爻自二至五既非其正三五以柔柔剛又非其正故其占為女子之來歸而征也。潰禮教之防起淫奔之漸穢德彰聞終身汚玷何凶如之。且女之无良惟家之索何所利哉。征凶是初歸時无攸利是後來不好。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

也

陰陽交感生人物之萬殊本是天地一段大道理婦妹而男有室女有家即此道理就是天地一大義也蓋天地不交則氣化息男女不交則形化泯故婦妹者雖為女道之成終而實生育之事肇端于此是乃人道之所由始也婦妹之所以為大義以可見矣此就卦名說出道理所謂信手來佛上真者

君子以永終知敝

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男女之合其始苟不以正君子逆知其後來必不可久而乖離潰亂之禍甚至不可揅藥矣此正始刑家之道君子而徂至焉推之凡事先不然者訟言謀始婦妹言永終休易之功密矣

初九婦妹以婦跛能履征吉

婦即賤之謂初本居下分之卑也上无正應莫之偶者故其婦
為婦之賤身既為婦雖貧何為故有陽剛之德亦不過檢束其
身以承助其嫡不能大成內助之功如跛能履无能遠到也然
就其分已自无失矣故所行亦為善征吉

婦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女德以恒為主陽剛在女子為沉毅之德故以恒名之初雖為
娣然有陽剛常久之德其分雖賤而其德則貧不可謂非女之
良矣故謂之跛能履吉者正謂其有以恒德終能承助其君以
彰明婦順此其所以吉小星之詩曰肅也宵征夙夜在公得相
承之義矣

九二眇能視利函人之貞

陽剛得中窈窕淑女而所偶非其人則刑家无主而內助之功

不能大有所成故象如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占者值此以仕
進則所遇非貧君猶女之所配非貧夫也故但當直己守道而
含章不出乃為利耳昔人謂君子守身當如女子凶人之貞其
戒深矣以命言則初薄乎二以德言則二貧于初然不能大有
所成一也初也為娣其孔子之委吏乘田乎二也非配其孔子
之魯哀魯定乎

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未變常即初之恒字其在幽人則固守其德而不變平生之所
守也其諸爻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者

九四婦媿愆期遲歸有眚

陽則女之貞淑者也居上体女之貴重者也然以未有正應故
不輕于從人而寧過其婚嫁之期然其所以愆期者非不歸也

志在遲歸以待良偶之有時耳期者婚嫁之常期時者佳偶之良會期可愆而時不可失故待時而愆期女子之不輕自用也君子以道自重待時而出者似之三十遲歸梁鴻獲配孟光其四之謂矣

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點出志字明非不行有待而行也

六五帝乙婦妹其君之妹不如其姊之袂良月幾望吉

五本居尊而下應六二猶女為帝室之冑而下嫁者也然柔順而中則有幽閒貞靜之德其在內者重則視在外者輕故以實德為光輝不以文飾為容飾是帝乙下嫁而君之袂反不若媵之袂更為良也夫女子貴歸者方上皆然今尚德而不尚飾則女德无所不備而其盛茂以加矣故象如几望之月言德之充

滿積實也內助之功宜家之善占之所必至矣故吉

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德之所貴者中故以中為貴凡能把外面許多艷麗侈大的輕
看頭是內面有箇貴重華美的抵當得他過方能如此周子所
謂天地間有至尊至貴可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
小焉耳五居上体之中而有中德其身心所具莫非幽閑貞靜
之德而所貴者在我故以此而行自然以禮義為光華而不以
衣飾為文采又何有于袂之良乎